

此行最苦的事再莫過於「吃齋」了！上二十多樣菜，坐兩三個鐘頭，結果沒有飯吃。中午沒有飯，大師固然沒有吃；可是下午有飯大師也不吃了。一天如是，天天皆然；從來也沒看見大師吃過甚麼點心。不有定力，焉能如此！

到了日月潭，住在龍湖閣樓上。南投縣縣長蔡鐵龍先生，請大師去看著準備修建「三藏塔寺」的基地。大家都在等着出發，而大師忽然不去了！我去問大師？大師說：「他們教我去「破土」，佛教會尚未決議，我如何能去破土呢？」我說：「沒有聽說請大師去破土呀」。大師說：「門口不是貼着很大的標語嗎？」我出來一看，果然貼着大張紅紙，寫的是「請章嘉活佛舉行三藏塔寺破土典禮」。於是我問蔡議長：佛教會尚未議決，你們怎麼可以請大師舉行破土典禮呢？蔡議長說：這是鄉公所隨便寫的。於是由蔡議長負責，只是去看看地勢好不好，決不是去破土。大師纔起身出發。由是可見大師做事，是如何的細心，如何的認真，如何的尊重佛教會了。



### 獅紋絕響

本月五日常晨，我在南部版的中華日報上讀到章嘉大師圓寂的消息，載明係四日中午十二點二十分入滅，聆斯噩耗，身心整個震撼，淚珠奪眶而出，情緒惡劣，簡直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了！

大師對於筆者，並無特殊淵源，我哀痛的原因，覺得反共抗俄的戰爭，已經勝利在望，各個部門應該配合國策，準備大陸重光後，按部就班實施，現在大師溘然示寂，縉素同道們，失去中心，彷彿獅紋絕響一樣。雖然大師生滅幻相不同常人，但轉世的一節，仍有一個遙遠的時間。

只要念過幾天書的人，誰都知道，中華民國是由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所組織成功的一個國家，佛教也有顯密兩大宗派，中原地區，多半顯教，蒙藏等處，皆是密宗轄區，那邊雖然同一版圖，惟風俗，習尚，語言，文字，均不相同。密宗，又稱喇嘛教，計有四大支柱，如前藏拉薩的達賴，後藏扎西倫布的班禪，外蒙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內蒙就是章嘉呼圖克圖，擁有的內蒙四十九旗，青海廿九旗的廣大信徒。駐錫地係在多倫。本名羅桑班殿丹畢蓉梅，於民國前二十二年誕生於青海大通縣，為第十八世章嘉之轉世身，經冊封為第十九世章嘉，在清時代，大師已由皇上勅封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師」，民國建立，北洋政府於「灌頂普善廣慈」之封號下，

在日月潭住一宿，次日上午無事，我與大師由閒談而談到佛法；一談談了兩三點鐘，大師認為是三十年來最快活的一天！蓋大師在北方時，別人見了他，只是禮拜恭敬，沒有人敢同他談佛法。到了南方，遇到人總是說些客氣應酬話，也沒有人同他談佛法。今天同我大談一番，真是痛快之至！我亦由是更進一步的認識：大師的學問，非常淵博！他精通蒙古、滿洲、西藏三種文字。大師的佛法，非常高深！他對於密宗與顯教，講的圓融無礙。

我與大師同行了二十五天之久，見到大師的超人處很多，現在不過略舉其二三而已。大師在世時，我不願說這些類似恭維的話，因恐有諂媚之嫌。現在大師圓寂了！我把我所認識大師的長處寫出來，以紀念我們佛教中的一代偉人！

寫這篇紀念文時，我的識海中，忽然翻起了十年前的舊波浪！現在中國佛教會的喇嘛領袖圓寂了，和尚中有沒有領袖出來呢？不勝馨香禱祝之了！

### 月基

再加「宏濟光明」四字，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更另封「淨覺輔教大師」之德號。民國十九年，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廿一年，特任蒙旗宣化使，廿四年，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廿六年，擔任國府委員，抗戰軍興，大師方在五臺山，日開雖多方誘逼，不為所動，聞關南下，追隨政府，共赴國難。旋受命宣化蒙旗，設公署於成都。道德音於塞上。卅四年，參加中國佛教會之整理重建工作，與太虛大師協合無間。抗日期間，大師站在佛教立場，翊贊抗戰大計，號召蒙藏同胞，貢獻良多，卒能達成聖戰之目的。

勝利還都後，政府為崇德報勳，於卅六年，加封「護國淨覺輔教大師」之尊號，並頒給金印金冊。

卅五年，大師連任國府委員。實行憲政後，任總統府資政，國民大會代表，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及蒙旗宣化使等職。經政府頒發一等大綬續玉助章，一等景星助章，勝利助章，足徵國家對大師崇敬益隆，倚畀正殷。

卅六年，中國佛教會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於南京，大師當選為理事長。四十一年召開第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於臺北市，大師仍當選連任第三屆理事長，領導全國佛教徒，以及信仰佛教的人民，致力於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之大業。

章嘉大師的歷史，固然輝煌，但他的世族，更是了不起的；其第一世名尊達，釋迦牟尼佛降生印度時，就追隨世尊聽經聞法，為證過羅漢果的

大師第二世釋迦西念，第三世達班阿雜雅，也都誕生於印度。第九世的發思巴呼圖克圖就誕生於西藏了，並且曾為元世祖忽必烈大帝之師。依梵文體例，創製蒙古文字，第十三世哲巴色爾誕生於青海，而且是一位最出名的神童，幼年赴藏學習經典，在當時喇嘛中，堪稱智慧第一。以止這些呼圖克圖皆是章嘉大師的前身，而大師本人，自幼亦有異稟，三歲時，即已嫻熟迎送的禮節，並能辨知是非善惡。

有時，縉素同道們，稱大師為章嘉活佛，我們知道活佛只有轉世，永遠不會死的。呼圖克圖，係蒙古語，就是「明心見性，生死自主」的意思。觀乎大師圓寂時的神志清明，和處理善後各種縝密的手續，確非常人可比呵！

大師是一個虔誠的佛教領袖，也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從廿六年到現在廿年期間，過着遠離蒙旗的客居生活。明心澹泊，一生宏願厥為秉循國策，宣揚教義，祈禱國運昌隆，增進大眾福祉，達成護國輔教的宗旨。在臺北，寄寓青田街八巷三號，極少酬應，但對於黨政方面，或佛教會方面，邀請會議，則準時出席，大師精通漢、滿、蒙、藏語文，居恒潛心經典，埋首著述。四十一年九月，奉領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東京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大會，曾提出譴責中共迫害佛教的議案，頗得世界佛教徒之重視。

大師和筆者晤談最長的時間，要算廿六年八月十五日了。那天正是中秋佳節，大師不知怎樣高興起來，突然輕車簡從，由京至棲霞一遊，彼時我已擺脫攝山法席，正擔任金陵城內黃埔路香林寺住持，恰巧，那天我亦應志開同門邀請回山，參加和江水泥廠簽訂股票合約手續，彼此在較有距離的地方見面，意識形態上倍感親切，從攝山歷史說起，一直談到近代各種建設計劃，並蒙大師慈悲嘉許吾儕同門；最後捧呈大師道影，那是廿七年前持贈宗仰上人的禮物，至今仍保存完整如初，大師親像回憶往事，不禁唏噓萬分！

卅七年，三月中旬，我因事去中佛會訪晤雪嵩兄，適大師亦駕臨該處，閑談中，大師偶然透露一點兒天機，意謂：洗劫不久臨期，至遲一年後，南京即要大動亂，此次災情之重，恐怕尤甚於洪楊兵燹百倍；果然一年後，共匪竄踞京滬，人民慘遭空前未有的浩劫，從這一點事實證明，大師的神通，也就非常人所不能預測了。

大師與筆者最後一面，是在去年九月廿三日下午七點，中佛會假座臺北善導寺歡迎緬甸民主黨領袖德欽巴盛氏，晚餐席上我看見大師氣色不好，慈容消瘦非常，知道那個時候，已患嚴重胃病，私衷就懷着一顆焦憂的念頭，萬一大師有一個三長四短的話，我們佛教怎麼得了，但一轉念，現在是科學時代，醫藥如此發達，這點小毛病，又算得什麼哩？

後來聽說：大師經中心診療所裡邊醫師們診斷，為胃部幽門癌，病況非常地嚴重，能否割治，不敢預定。後蒙 總統特准，核給醫藥生活等費，乃於九月卅日赴日就醫，並由張群秘書長介紹求治於日本著名的外科治胃專家千葉醫大中山恒明教授，中山為大師詳細診察，認為可以割治，當決定於十一月二日動用手術，是日由中山經歷四十分鐘完成手術後，經過情形，甚為良好。據中山語人：大師幽門已蔓延在十二指腸，未可全割。必須將十二指腸，一部份閉鎖，另在胃底開一孔眼，與小腸結合，使飲食通達，再注射現在發明之新藥，不使蔓延，可以延長生命。果然從此以後，大師的病，日有起色。

我記得十二月三日，代表本堂數千蓮友上書 大師致敬，並祝早日康泰！約四天左右時間，大師回了手諭，茲抄錄如下：

「月基法師惠鑒：十二月三日，手書奉悉，章嘉患病，來日就醫，住千葉病院，動用手術，經過良好，現已逾月，胃部不疼不炎，惟胸部尚有微疼，經院長診斷照X光，認為肋膜發炎，不甚緊要，經注射後，幾日可愈。章嘉俟能下床步行，即可出院回國，遠勞 塵念，深為感謝，南部同人，統希代謝！順頌 法安！」

章嘉呼圖克圖合十 十二月七日

自從得了這封回示後，本堂全體蓮友和筆者，均興奮不已！希望大師早日歸來，領導縉素同道們，參加反共抗俄行列，配合復國建國的政策，拯救陷區裡同胞，脫離水深火熱的生活。

本年一月十六日在報紙見到，曉得大師昨午已乘機安抵國門，並且情形一直很好，每天修法念佛，精神煥發的程度，與往日無異。豈知到了二月廿五日，大師的胃病，又突然復發，旋由弟子陳靜軒等送入臺大醫院療治，復由該院院長高天成指定胃腸專家宋瑞樓教授，外科主任林天祇，乃至有關的主任醫師共同負責治療，施行各種最新療法，並經兩次輸血後，病況好轉，攝食頗有進步。但於三月二日上午九時，突然吐血，全身狀態惡化，雖注射強心劑針，並無若何好轉現象，延至四日中午十二時廿分入滅於臺北常德街臺大附屬醫院二〇一號病房。嗚呼，一代大師，就此結束此生了！

七日晚間，我率領千名以上的蓮友，在本堂為大師舉行上生的普佛，參加者都懷了一顆沉痛的心情，大家含淚跪誦與經行，那種莊嚴肅穆的氣氛，空前未有。

八日我和煮雲法師由高雄乘夜快車去臺北參加喪禮，在火車上老是難受，回憶過去，憧憬未來，不禁為佛教黯然神傷！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廿三日從百忙中寫於高雄佛教堂